

明世法錄



明世法錄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七目次

內閣輔臣

太師梁文康公

太保楊文襄公

大學士高文襄公

太保吳文定公

太傅王文恪公

太師申文定公

太保王文肅公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七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內閣輔臣

太師梁文康公傳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度吉士。十六年授編脩。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待武宗。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克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敎庶吉士，與脩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脩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為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為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捃摭媒孽，俄有旨調

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

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

殿大學士歷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薨改尚寶司丞

又薨改中書舍人又固薨弗凡平戊再主會試凡

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

太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新政以父喪去位公

言于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卽其家督促

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

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洵洵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雜記

二

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

毛公亦在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

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汪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

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

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

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

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艸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

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

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

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

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

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

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已卯上欲自巡邊乃稱威

武大將軍詔宰臣草成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

和蔣冕皆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

敢草勅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而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雜記

三

陛下猶閤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上通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勅矣

太保楊文襄公傳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偉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凜凜守法莫敢左右顧久乃召爲大常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四

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注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葉篋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五

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煩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荅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繇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脩濬垣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填鐫叛起爲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訐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聞舊築邊牆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

心猶不灰。使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固。本緣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遁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及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王弼。及總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監鋒。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艸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六

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令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遣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算于。一清。遂成之耳。驗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

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魁。劉七也。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已命大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

完願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冠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八

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賓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擬行。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遷黜陵事論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旣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

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旣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大學士高文襄公傳

公名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宗爲

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開道

王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洵洵

王日懷恐惻兩府襟居讓言肆出公周旋郎中竭力

盡心

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十

高文襄公傳

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

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

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

啓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

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

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

報

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

考會試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

往不習吏事弊孔荒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奸

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

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昇

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

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

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十一

高文襄公傳

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

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

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

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

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

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

何心也蓋以此激怒

世皇爲傾公計會

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于袖中出艸詔

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

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

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

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

先帝何。且醮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

盡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十三

高文襄公傳

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置於身後。吾不忍也。相

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會

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

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

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

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當事者竟如嘉靖

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

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

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

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

上自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

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而胡應嘉故以危

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

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

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革論劾公

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十三

高文襄公傳

三千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

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

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

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

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議送。又賜銀

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

上思公不置。

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凡

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

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

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非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繇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高文襄公傳

遷如邊方兵備。卽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服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

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宜大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高文襄公傳

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處。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

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襍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嗟沮。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適。

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繇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藉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六

高文襄公傳

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概以邊稱得

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待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獻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

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蹟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金革六人，謂以硝黃損

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錄者乎？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終。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七

高文襄公傳

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祇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冤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

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敎官暨驛遞開墾等官。本無民社。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大

高文襄公傳

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

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覺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

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九

高文襄公傳

朝廷欲開釋而無繇。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時在閑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

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名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三

高文公集

豐朝弼遁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平來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

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非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

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養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官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騎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鷲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圖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愜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三

高文公集

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

旨切責復賄之書。三邊宜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宜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官大者，是宜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王 商文公

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仰其野，穡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食賞資，與互市之利耳。邊吏貪幸，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點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親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

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闕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盡携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揭藉而求屈指而論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王 商文公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且祝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

穆皇已立於屏矣。執公手，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

一節是示人重輕也吾為公奏得

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

臣所宜宿願宿闕門

陛下有旨可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懲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宜內閣

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蓋遺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高拱奏

詔也公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

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

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

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

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

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

理得

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聞翌日有

旨逐公公即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

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三大臣之獄柄人

將借以殺公已差五較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

日白日晝暝而公獲免萬曆六年卒于家祭葬止

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

有

旨高拱當受降非虜親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諡文

襄賡一子尚寶司丞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高拱奏

太傅王文恪公傳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試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

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

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美

太傅王文恪公傳

遷舉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

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

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次律鏊言岑氏未

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

於瑾謂其繁選太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

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減迹曰喪不可成

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注妃薨鏊

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

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間

睦及焦芳專事嬖阿鏊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

上遂得許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

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鏊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美

太傅王文恪公傳

太師申文定公傳泰和郭子章撰

公諱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晚捐相印歸休號休休居士年七十病劇而聞更自號曰蘇菴主人其先神農之後在唐虞爲四岳在周爲宣王舅申伯封于謝楚有無宇漢有培公或在魯或在魏皆申伯後在魏者宗勉最著南渡後居吳中皆宗勉後其墓于吳山者自敏三始敏三傳官保官保傳恭恭傳源源傳鑑鑑傳博博傳周是爲公曾王父周傳乾是爲公王父幼育外兄徐翁遂從徐姓公及第後始奏復申乾傳士章即公父自公父以上至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天 申文定公傳

曾王父俱以公貴贈左柱國少師母王生公早卒贈一品夫人繼母黃封一品太夫人公誕于嘉靖乙未生有異徵十歲即擢舉子業年十二能爲古文詞陸貞山先生手而驚喜曰此無待教駢攻駒而千里者奇才也比出試邑郡及督學使者輒褒然爲舉首聲籍籍起吳人稱爲經神學海從游者如細流赴巨壑不呼而集公乃手勸尚書解一帙傳示羣弟子弟子守爲指歸乙卯下第公下董帷攻苦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作祛倦思文自勵其後斯文傳播入禁中

御筆改鬼爲魔命中書籍寫揭御屏或曰此即漢武讀相如賦唐德批韓翃詩也已未丁父憂辛酉七月服闋學使者吳公遵置遺才第一時吳令某編卷號于句容佛閣至公卷忽有一巨人從空冉冉下左右吏胥相顧錯愕識者曰此大魁之祥也秋鄉試公果以尚書魁第三人明年壬戌

廷對及第一授翰林脩撰時

上事高玄公座師袁文榮公入直應制不給多倚辦公公一日代袁公草進白兔表及白兔瑞應詩稱旨詞林拱手韜翰以文事推高公不自炫也居恒錫戶枕經籍書自言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于粲然者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天 申文定公傳

本朝二百餘年典章令甲尋其枝葉窮其根苑斷其利患參其顛末以待異日癸亥以王父承重憂歸公益自韜斂杜門養重丙寅服闋丁卯復除原官時華亭徐文貞公階居首揆特器重公曰此維桑後來之雋他日可肩巨受大者而新鄭高文襄公拱與華亭有郤比選今

上東宮講讀官盡屬新鄭所取乙丑士而公積在前薪絕不以言庚午公副丁文懿公士美典順天鄉